

老巴金

李舒著

**全景式记录一代文学巨匠
巴金先生晚年生活**

在巴金的一个世纪中，我们将他最后的30年呈现出来，这个“又老又病”的普通的可爱的老人留下太多的东西让我们思索。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老巴金

李舒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巴金 / 李舒著. 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6. 1
ISBN 7-201-05125-3

I. 老... II. 李... III. 巴金 (1904~2005) - 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0200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46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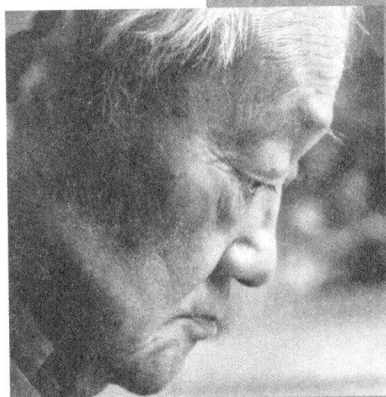
*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 150 千字 印数: 1-4,000

定 价: 24.80 元



巴金

1904—2005

这本书本来应该献给老巴金。但如果今天我们面对面，老巴金是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他从来就厌烦做名人。如果我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热爱您的读者的，老巴金也许就会同意了。

所以，谨将本书献给热爱老巴金的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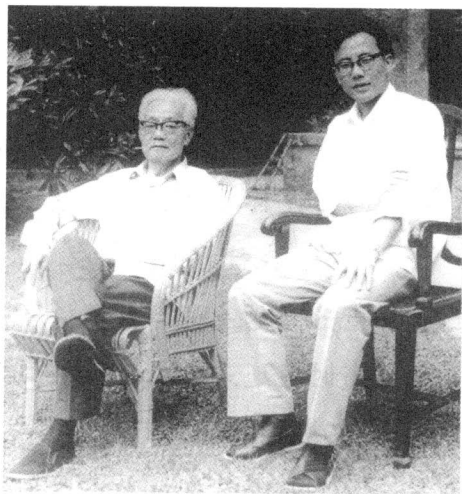
李舒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，现任高校学报编辑。他的外公是巴金先生的大哥，也是小说《家》中觉新的原型。

因为巴金先生不愿意由国家给他派遣秘书，所以在晚年，他的秘书工作都是由身边的孩子们兼任的。李舒也做过一些秘书工作。

多年的接触，李舒感受到了巴金先生最平凡、最朴实、最动人的一面，他是巴金先生晚年生活的见证人之一。他以自己的角度写下了他的四外公——老巴金，并配上三十年积累的摄影作品，成为本书。



自序



我与四外公——老巴金

巴金先生是我外公的四弟，我以前一直称他四外公。记得“老巴金”最早是小棠（巴金先生的儿子）叫出来的，后来大家都这么叫了。巴金先生常说自己“又老又病”，但他又那么真诚、善良，一心为着别人，叫“巴老”或“先生”似乎不能完全表达我们对他的爱。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老巴金在成都日记中写道：“八点一刻起。刚洗好脸，国莹带李舒、李彦来。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当时我八岁，我弟弟李彦六岁。有趣的是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，老巴金又写道：“八点醒，还未起身，李舒在外面推门。便下床开门，由他叠好铺盖。”看来，我真是勤快得要命。

下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五年了，我在上海实习，每个厂休日都去老巴金家。他在，我们就聊天；他不在，我就找本书看。我从小就没有外公和爷爷，在老巴金的身边，我觉得他是最亲近的老人，虽然当时他还是“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”，是“不戴帽子的反革命”。

那段时期我常坐二十六路电车去他家，有一次快进站时，突然发现老巴金也在电车上，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给老人让座的，七十一岁的他抓紧铁栏，任凭寒风吹着满头的银发。我的心里不知为什么涌上一股自豪感，我突然想对人说：他就是巴金，是我的四外公！其实，就是在“文革”时期，成都的家人们也一直以他为荣，即使因他政治上受到牵连而多受了许多罪。

再后来是一九八二年了，从这年起我就经常到上海看望老巴金并陪伴他住一些日子，也帮他做一些事。去得多了，就有人劝我：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事业。我想，我就喜欢在老巴金身边的那种恬静和超脱，感受他人格的魅力。我乐意为他做点小事，和他说笑说笑，让他感到多一个始终关心他、爱他的人。

我也时常感觉到他的爱。有一年他在杭州休养，

我从成都赶过去陪他。到了熟悉的汪庄，见到熟悉的服务员，她们马上给我端来一盘松仁。小姑娘们笑嘻嘻地说：“李老师，这是巴老专门给你留的！”原来这两天餐桌上只要一摆上松仁，老巴金就说：“给李舒留着，他喜欢吃这个。”其实我的口味和他非常相近，松仁也是老巴金喜欢的东西。看着他高兴的笑容，我知道，让别人快乐，是老巴金的幸福之源。

老巴金是个很独立的人，他不依赖人，也从不愿意麻烦人。但后来衰老和疾病使他不得不考虑找助手。一九九〇年他给我的一封信里说：“总之，我需要人帮助，你和马绍弥对我更有用。”于是，由中国作协发函借调，我在老巴金身边做了几年秘书的工作。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不少照片和故事，本不足外传，但朋友们喜欢，鼓励并协助出版，说：“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老巴金，他不但是一个大作家，也是一个普通的、可爱的老人。”他们也自然地称他“老巴金”，于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有点意思。

老巴金一直写作到九十多岁，出版了二十六卷全集和十卷译文全集，称得上是勤奋的作家了。一九九九年病危后，他停止了写作，疾病使他连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都非常困难。他送给我很多作品，

都有他的题签，已经有满满两大橱了。这一次，我真想他能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，我就可以得意一下了：“老巴金，我也要签本书送给你了！”

然后听见他说：“谢谢。”

李 舒



目 录

自 序	001	我与四外公——老巴金
第一辑	001	有信仰的老巴金
第二辑	029	可爱的老巴金
第三辑	083	老巴金和他挚爱的亲人们
第四辑	137	老巴金难舍的朋友们
第五辑	209	魂牵梦萦的故乡
附 录	239	巴金年表
	295	送别老巴金
后 记	301	



第一輯

有信仰的老巴金

白发下燃烧的心

写 作

老巴金是一个作家，“把心交给读者”是他终生的信念。

自一九四九年以来，老巴金没有领取过国家的工资，他一直靠稿费生活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十几年里，老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，也是不领取工资的。他认为作家是由读者养活的，作家还要从读者那里汲取创作的养分，所以当然应该把心交给读者。

一九三六年，一位安徽的姑娘因为与后母相处不好，只身到



杭州准备自杀。后来她改变主意，进了一个小庙修行，不料又被和尚纠缠。姑娘无奈，又不愿向家人求救，便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老巴金求助。当时好些朋友有疑惑，但老巴金还是约了鲁彦和靳以，专程赶赴杭州。他们两次雇船去小庙，老巴金不得不冒充姑娘的舅父，见到了她，替她付清了欠账，还替她买了到上海的车票，把她送到了真正的舅父家。那位船夫知晓全部内情，分别时很诚恳地说：“你们先生真是好人。”老巴金后来写道：“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。”

“文革”期间，老巴金受尽磨难。一天，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段消息：一个女青年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默默地看《家》，周围的人发现了，要她把书当场烧毁，并参加对“毒草”的批判。当时报纸刊登这条消息的目的是要宣扬“文革”如何深入人心，但老巴金却十分激动：读者并没有忘记他，没有忘记他的作品！

一九九一年夏天，谭兴国先生专程从四川来到上海，看望八十七岁的老巴金。当时老巴金曾托他带回一个口信：在我九十岁的时候，一定回家乡看看。

三年很快就过去了，老巴金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，他期待着身体更好一点儿就回家乡去，他渴望着踏上家乡的土地，呼吸家乡的空气，沐浴家乡的阳光雨露。然而就在他九十岁生日前夕，病魔又一次击倒了这位真诚



病中的老巴金还在读报



1989年老巴金在读《文艺报》